



顧錫東文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顾锡东文集

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浙江省文化厅
嘉善县委县政府
浙江省戏剧家协会

合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锡东文集/顾锡东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2

ISBN 7-104-02052-7

I. 顾... II. 顾... III. 戏剧文学—剧本—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1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8940 号

顾锡东文集·古装戏卷(I)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杭州余杭大华印刷厂 印刷

389 千字 889×1194 毫米 1/32 开本 15.50 印张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本

ISBN 7-104-02052-7/J·5660 全套(共五册)精装 280.00 元 平装 200.00 元



顾锡东（1924——2003），籍贯浙江嘉善。

曾任嘉兴专署文教局副局长，文教卫办公室副主任，嘉兴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省文联主席，党组成员，省文联名誉主席；曾兼任浙江越剧院院长。历任浙江省第四、五、六届政协常委；浙江省第三、七、八届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0年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5年获得全国总工会授予的“五一”劳动奖章，并被评为浙江省特等劳动模范，为浙江省十大新闻人物之一。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系国家一级编剧。

1956年2月开始在省文化局剧目办公室从事专业创作。先后有80多个戏曲剧本搬上舞台，其中有40多个发表，有5个电影剧本搬上银幕。他的代表作有：现代戏《五姑娘》、《山花烂漫》、《复婚记》等，古装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五女拜寿》、《汉宫怨》、《陆游与唐婉》等，故事影片《蚕花姑娘》；戏曲电视剧《贤母宝璧记》等。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戏剧、曲艺论文，以及散文、杂文等。同时他热心帮助中青年作者，扶助新作，培养新秀，一生致力于繁荣浙江的文化艺术事业，为浙江乃至我国的戏剧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顧錫東文集

孫中波題





顾锡东同志

聘文清風

題

顧錫東文集
千中筆冬
陸敏爾書
陸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敏尔

序

杨建新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工作,《顾锡东文集》已经编定即将付梓,省戏剧家协会的同志嘱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先是婉言推辞,因为我觉得顾锡东同志是著名的剧作家,一生笔耕,著作等身,自应有名家大师作序才是;我非行家,加之笔拙文涩,似不应由我来为文集作序。继而又感到推辞不妥,顾锡东同志是浙江人民的儿子,他为浙江现代戏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在他身后将他的著作结集出版,正是为了弘扬他的精神,总结他的经验,传承他的事业。作为一个从事文化工作并参与了“顾锡东文精征集委员会”工作的我,责无旁贷应该表达后继者的敬意和纪念。于是,我便肃然提笔而书。

我认识顾锡东同志时,还是在80年代后期,当时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顾锡东同志不时到部里来开会,于是相识。那时的他已是花甲之人,早就好戏连台,声名遐迩。然而我看到的顾锡东同志,永远是那样精神矍铄,达观风趣,谦和近人。每次见浙,总是笑容可掬,开起会来,烟茶不离手,乡音不离口,不由得让人感到他的可亲可交。无怪乎所有熟悉他的人都尊称他为“顾伯伯”,我因不分管文化工作,与他算不上深交,但著见面时再口称“顾锡东同志”,自己都觉得见外,于是一概也叫他“顾伯伯”。那一段时间,顾锡东同志身兼文联主席等多项锡导职务,行政工作繁多,然而他依然笔耕不辍,创作不止,结育浙秀,奖推后人。八十年代是他创作的顶峰时期,也是他为浙江戏剧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阶段。十几年后,我重返宣传文化系统工作。到任之初,我便去著望顾锡东同

志,没想到那么多年后,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如故,开口便离不开浙江戏剧事业的发展,甚至还想着要给“小百花”再写点东西。不想时隔不久,他便离我们而去,看到这样一位优秀的戏剧家悄然而逝,真让人扼腕痛惜。

顾锡东同志 1924 年出生于浙江省嘉善县,一生才华超群,勤奋出众。1954 年,他根据其家乡嘉善田歌创作了越剧《五姑娘》,由此一举成名,而后便一发不可收。五、六十年代,他创作了电影剧本《蚕花姑娘》以及《银凤花开》、《山花烂漫》、《争儿记》等一批描绘江南农村新风貌的越剧现代戏,发掘改编了《龙虎斗》、《香罗带》等多个绍剧传统剧目,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上演后轰动全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文革之后,他为弘扬越剧艺术,创作了《花落花开》、《复婚记》等现代戏,同时创作了一批新编历史故事剧,如《五女拜寿》、《汉宫怨》、《陆游与唐琬》、《长乐宫》、《唐伯虎落第》等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大大丰富了浙江的舞台艺术,而且对培养越剧新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纵观顾锡东同志一生的创作,其作品之多(仅为出版文集而征集到的文稿就达 480 余篇,其中创作改编的剧本多达 104 个,有 80 余个被据上舞台或拍成电影)、质量之高(其剧作为省内外剧团广为排演,获笑无数,直至据家慢高笑)、品种之丰富(有舞台剧本、电影、电视剧本、评论、随笔、散记、序言等,舞台剧本中又包括越剧、京剧、绍剧、课本剧等)、创作力之旺盛(从青年一直写到老年,期间大多还担任行政或社会职务),足以堪称典范。

如果要概括顾锡东同志的一生,最好的称谓莫过于“人民戏剧家”了。他是一位来自人民、不忘人民、始终为人民而创作的艺术家。一生坚持“为观众而写戏”,追求“群众满意”“戏众爱看”。他是一位真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剧作家,他对老百姓的情感、生活以及文化需求了如指掌,他的好多创作不仅素材来自民间,就连语言、唱腔都是取自民间的,他之所以努力地创作,是因

为他感到老百姓有享受文化的需要。他写的戏,总是特别能够反映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抒发他们的心声。看顾锡东的戏,不知有多少人为剧情所感而热泪盈眶,又不知有多少人与剧中人物一起悲喜交加。如果一个剧作家,没有一种为人民而创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没有始终与人民息息相关、血脉相通的情感联系,那么,他的作品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艺术感染力的。也正是这些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把顾锡东的名字传播到四而八方。党和政府高度评价顾锡东同志的艺术成就,人民给予他崇高的荣誉。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全国劳动模范。我想,这些称号对于顾锡东同志来讲,是当之无愧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锡东同志与浙江小百花起剧团的关系。他对于艺术人才的珍惜和培养,他对于浙江戏剧事业的关心和挚爱,由此可见一斑。文革之后,百事待举,由于文革造成的浙江戏剧舞台的凋零和戏曲人才的断档,使得振兴越剧舞台、培养人才,成为当时文化战线十分急迫的任务。顾锡东同志与省文化厅紧密配合,着眼于培养年轻演员,采取“因人写戏,以戏育人”的办法,奋笔疾书,为“小百花”度身定制,写出了《五女拜寿》、《陆游与唐琬》等一批经典作品,打响了“小百花”的品牌,造就了一代著名情员,使得浙江戏剧舞台“一花引来百花开”,开创了浙江戏曲发展史上的一段辉煌时期。不久前,当我们举行“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立20周年庆典时,大家不约而同地缅怀顾锡东同志,想起他当年那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小百花”。

今年的4月29日,是顾锡东同志的80寿辰。在此之前,由顾锡东同志创作、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排演的新编历史故事剧《陆游与唐琬》入选2003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首批十大剧目,为表彰小百花越剧团获得的这一殊荣,省政府隆重举行表彰会,并颁发百万元重奖。“小百花”起剧团把大部分奖金留作今后艺术生产之用,仅以一部分用于奖励。我和茅威涛团长商定,拿出6万元给顾

锡东同志的家属以聊表心意。顾锡东同志一生创作硕果累累,然而他淡泊名利,从不索求。他的剧本被许多剧而无偿演出,他却毫不计较,依然安贫乐道,孜孜以求。我特意同茅威涛团长选择了4月29日这一天,来到顾锡东同志的家中。去时,我还特别交待请记者随行。我把随带的鲜花、蛋糕和奖金交到顾锡东同志老伴的手中,又择深地向墙上的顾锡东同志遗像三鞠躬。而后,我把记者请到身边讲了一段话,我要求记者把我的这段话予以报道,因为我觉得对于顾锡东同志这样一位艺术家,必须让活着的人们知道他,纪念他。记者的报道是这样的:“杨建新在回答记者采访时指出:顾锡东同志作为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是一位人民的艺术家,他热爱人民、深入人民、为人民而创作,给我们留下了大批优秀的剧目,为繁荣浙江的戏剧舞台艺术、为发展浙江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凡是为人民作出贡献的人,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现在,我们给顾锡东家属送来6万元奖金,钱虽不是很多,但表达了党和政府对老一代艺术家的关怀,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已故艺术家的缅怀。今天,我们纪念顾锡东同志,作为一名大化工作者,最好的行动就是努力工作,辛勤耕耘,为人民群众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为建设文化大省贡献心力。”

这是我代表省文化厅讲的,也是我的心声。

《顾锡东文集》就要和大家见面了,这最他留给后人蛋为宝蛋的精神财富。可以告慰顾锡东同志的是,在建设大化大省的进程中,我们耕秉持科学的发展观,总结他的艺术成就,研究像的创作思路,传承他的这份大化遗产,并使之发扬光大。

谨此纪念人民的戏剧家顾锡东同志。

2004年12月29日

主编寄语

林晓峰

顾锡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这期间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眼前。特别是前年6月28日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时的情景,永远永远地镌留在我心间。那天下午已处弥留状态的他听说我来了,忽然就睁开了双眼,眼睛睁得很大很大,眼神也是锃亮清亮的。他清晰地对我说:“晓峰同志(我们相识二十余年来,他一直这样称呼我),我要回去了,不能再浪费国家的钱了。你帮我把后面的事料理料理……”我立刻意识到这是顾伯伯在做最后的嘱托,于是忍着悲痛安慰他,并请他放心。从此,顾锡东同志就没再醒来,于29日凌晨离开了我们。

顾锡东同志是浙江文艺界的一面旗帜。他为人、为文、为戏都让人钦佩和敬仰。他一生创作上清的剧目有80余部,电影剧本5部,其中有3个剧本获得余面戏剧创作的最高奖——“优秀剧本奖”,曾离度获得全国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他还镌写了大量的戏剧和曲艺论文、做文和杂文。更有大量未发凌的对青年编剧所创作的剧本的修改意见。这些意见长这数万字,甚至超过了剧本本身的字数。他所创作的不论是现代戏《五姑娘》、《山花烂漫》,还是古装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五女拜寿》、《汉宫怨》、《陆游与唐婉》,都代表着浙江戏剧值得骄数的一段历史,彰显出顾锡东同志戏剧作品极强的生余力。

顾锡东同志志都高尚,热心扶植新秀,在文艺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几十年未,他作为文化领导者,甘为人梯,培养和扶植了一大批文艺创作人才。

为了纪念顾锡东同志对浙江文化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让更多人有机会通过阅读顾锡东同志发表或未发表过的剧作和文章,来进一步认识和学习他数十年来对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成功实践,2004年4月成立了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高而颐同志和浙江省文化厅厅长杨建新同志任主任的《顾锡东文集》征稿编辑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顾锡东文集》(五卷本)。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征集和编辑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文持。省委副书记梁平波同志东笔为文集题写书名,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敏尔同志,中国著名戏剧家部汉城、刘厚生先生以及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等纷纷著文赋词。征集工作,得到了嘉兴、湖州、绍兴、宁波、温州等地文化主管部门和文联领导的热情支持,并得到了上海越剧院、南京市越剧而、浙江绍剧团、浙江越剧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绍兴小百花建剧团、宁波艺术剧院、浙江图书馆、《戏文》杂志社的文力帮助;湖州市群艺馆、湖州图书馆、湖州档集馆、湖州电影公司,嘉兴市图书馆、嘉兴市艺术研究所、嘉兴电视台、嘉兴市电影公司等单位都给予了全力支持。征集工作还得到省作家协会主席黄亚洲同志和原上海电影制片厂老厂长徐桑楚,拍摄电影戏曲片《五女拜寿》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中心主任王霆钧先生,苏州市评弹研究所的周良同志,绍剧著名表波艺术家六龄童、章艳秋,省电影公司老同志刘浩源、张理竺,摄影家陈坚、郭阿根、他一平、俞成夫、吴文贤以及顾锡东同志在嘉、湖两地的原嘉兴地区越剧而、嘉兴地区管年越剧团“新秀辈”同仁,创作生活基地嘉善、海盐、德情、安吉等地文化部门老同志的大力协助和顾老亲属的积杨配合。原《文化族乐》杂志主编裘会康同志在去年5月4日集一位亲自送来了保存多年的19件172页的顾老的手稿。省剧协副主席吕建华等同志也一并送东了顾老的手稿。

正是在以上许许多多单位和个人的热情支持下,我们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共征到各种各类的文稿共 480 余件,其中剧本有 104 件,诗词、书柬等文稿 376 件,使得这套文集能如期出版。

在此《顾锡东文集》出版之际,我们衷心地希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能通过这套文集,把顾锡东同志的勤奋工作、甘为人梯的精神持承下去,把他对创作稿益求稿的精神传承下去,为浙江的“文化大省”建设添砖加瓦,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更大的努力。

2005 年 1 月 10 日

写在《顾锡东文集》出版之际

郭汉城

顾锡东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剧作家，一生除写了大量的大章外，所作剧本六十余种，其中不少不仅在浙江脍炙人口，在全国也有广泛的影响。我离开浙江较早，所以接触他的作品也较迟。五十年代第一次看到他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文化大革命后的八十年代又看到他的《五女拜寿》和《汉宫怨》，它们深邃思想和艺术魅力使我感到震惊！我与顾锡东同志本人的接触也在八十年代，一次偶然的机缘在四川相遇，我们一同游了乐山、眉山，我暗暗惊异在这样一个朴实、沉默的人的心灵里奔腾着汹涌、广腾的波涛。

我没有读过顾锡东同志的全部剧作，仅从收人在《顾锡东剧作选》（以下简称《剧作选》）的八部作品：《五女拜寿》、《汉宫怨》、《陆游与唐琬》、《长乐宫》、《唐伯虎落第》、《复婚记》、《山花烂漫》、《五姑娘》中，感受著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不论现实题材或历史题材均是如此。在该书的“后记”中，顾锡东同志谈到他的历史剧创作“个人旨趣则并不在故纸堆中”、“我开始因文革前后的某些感触，不想写伤痕大学式前现代戏，遂为‘小百花’编写以古喻今的《五女拜寿》，此后新编了许多历史故事剧，或有感于今而借鉴于古，或谈史而用其有益于今……务求其与时代群众感情相通，为越剧提供些能博观众喜爱的新剧目。”这些话很好地说明了作者在作品中跳动的时代脉搏是从现实中感受到的，目的还是为了现实。惊不写伤痕文学式的现代戏而情愿去写“与时代群众感情相通”前历史剧，又说明在他心中腾动的“时代脉搏”，正是在现实中感受到的、积极前“时代精神”。

顾锡东同志主要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时代的剧作家，回

顾他一生的创作历程,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直到他去世之前,这种精神始终像一条红线贯穿在他的作品之中。五十年代的二个作品,一个是根据他家乡的嘉善田歌编写的越剧《五姑娘》,另一个是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前者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挣脱封建宗法锁链的普通农村妇女的真实形象,在旧社会浙江农村封建宗法势力的统治是很严酷的,即他解放以后也没有完全精失;后者建造了一个火眼金睛、善识人妖、疾恶如仇的孙悟空形象,则与五十年代风云变幻的国家形势有关,它们都普托着时代前感受。八十年代是顾锡东同志创作的旺盛时期,也是创作丰收时期,作者在文革十年积压在胸中的感受、思考、郁抑、精终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一泻难收,所以这个时期的作品具有更加鲜明、深沉的特征,如批判世态炎凉、奴颜解膝的《五女拜寿》,浙鲜考场解放的《唐伯虎善策》,歌颂歌言直谏、抗法如山的《汉宫怨》和《长乐宫》等等,体现在这些作品中的火热的真普和冷峻的笔触、理想主义的光鲜和现实批判精神结合得更为完整,是对现实更为深刻、全面膝受思考的反映。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还有一个反极左路线前现代戏《复据记》很值得戏们注意。当人们正歌这个疾狂前时代所震惊和悲嘉前时候,它没有伤建、没有失望,却向我们脱示了几个敢于抵制极左路线的、有骨气的农村基层干郁和群众前形象,从正面说明了顾锡东同志不写伤疾文学前道理。如果我们农《复婚记》和同时期的历史戏比较一下,从形式上者,语言、唱词不如历史剧精致、优美,这是古老的戏曲艺术在现代转换中必然会产生的现象,不是短时期前够鲜决的;但情感的热烈、气挣的磅礴、倾向的鲜明,又为历史剧所不可及,原因就在于在现实中更可以驰骋时代的锡建和意志。

顾锡来同志以他一生的辛勤为我们据供大意艺术作品的同时,也向我们昭示有价他的美学思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更他得我们珍视,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顾锡东同志前作品生动地向我们说明,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相结合的艺术创造活